

永久的友誼

聯合文藝叢書
三場話劇
江濤作



重慶聯合圖書出版社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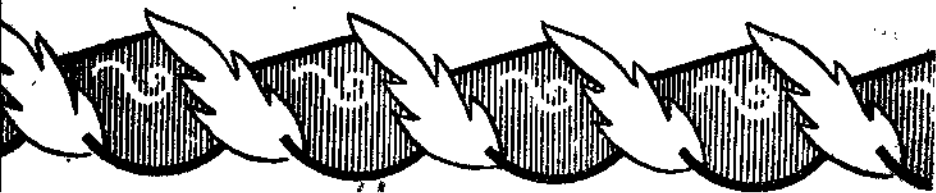
8

C

三之書叢藝文合聯

誼友的久永

行印社版出書圖合聯慶重



聯合文藝叢書 永久的友誼

書號：10

主編者：陳斐琴 李南力 蔡國銘
作者：江 濤
出版者：重慶聯合圖書出版社
印行者：重慶聯合圖書出版社

重慶民生路八十九號

版權所有 ★ 不准翻印

定價三千元

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

0001—4000

人物表

陳萍

(陳)宣傳隊分隊長，知識分子出身，已經經歷了一個時期戰鬥生活錄。從他的言行舉動，可以看出他對戰友的熱愛，對敵人的憎恨，他初步懂得了戰鬥生活的規律。雖然這生活是艱苦、緊張，而他却始終表現着嚴肅而愉快。

王究實

(王)宣傳隊的小同志，根據地裏從戰鬥中長大的娃娃。一切還保持着「純真」，對革命隊伍是以「主人」自居的。能說、愛鬧，戰爭從未帶給他任何恐懼，總想着鑽個空子看看敵人，過過打仗的癮。

朱林

(朱)同上

大隊長

(大)宣傳隊生活大隊長，一個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幹部。

管理員

(管)大隊部的管理員。

村長（朴）山村裏的村長。

劉毅（劉）宣傳隊班長。

朝鮮義勇軍 男女隊員數人。

金維麗（金）朝鮮義勇隊女隊員，一位曾失掉祖國的女孩子，仇恨使她過早的成熟，健壯的像個武裝鬥士，她很早離開了祖國的土地，參加中國革命鬥爭，懂的中國革命是怎樣和朝鮮人休戚相關，她對中國革命戰士永遠是熱愛，民族的友情時時會從她言行露出。

農民 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人。

武祥（武）一個十三四歲的朝鮮人民隊的小隊員，失去了祖國的疼愛，在和敵人鬥爭中長大。民族自尊心很高，仇視敵人一切，幼小的性格很剛強。

朴永根（朴）壯年的朝鮮義勇隊隊員，因為言語關係不多講話，但他行動舉止，可以看出是個鋼鐵般的戰士。

金承真（老）五十多歲的長者，朝鮮義勇隊領導人之一，他飽嘗過沒有祖國人民的痛

炊事員

（狀）善，仇、恨使咱『老當益壯』。但咱年青的人又是那樣愁祥。

第一場

時間 一九四二年五月。日寇瘋狂「掃蕩」抗日民主根據地太行山，那裏的人民子弟兵，八路軍第一二九師，在劉、鄧首長領導下與當地人民一起進行艱苦的反「掃蕩」工作的時候。

地點 遼縣屬的一個山窩裏的小窩鋪。

佈景 不是一個大村莊，只有零零星星幾戶人家，房屋也是位在一條小山的斜坡上，斜坡後面可以望見遠處幾山聳立。山峯中間透出濃淡的陰雲。中午以後的時光，山窩裏一切沉於「靜」的空氣裏。房屋的門窗都在邊區政府「堅壁清野」號召下，己用碑石壘起，屋前土坪散落着一些土塊、碑石、更顯着沉靜。

幕啓 一二九師政治部宣傳隊分散轉移到這小窩鋪，同志們吃過午飯，有的在寫標語，有的在抓緊時間休息，養精蓄銳的準備今夜的行動。

陳萍提着標語筒子，很注意的在牆壁上較平的地方，寫着朝鮮文的標語，差不多

己將完成。

王寃實，朱林兩個人偎依在房屋門口，合唱着『在太行山上』。『紅日照遍了東方，自由之神在縱情的歌唱。看吧！千山萬壑，銅壁鐵牆，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，氣餒千萬丈。聽吧！母親叫兒打東洋，妻子送郎上戰場。我們在太行山上，我們在太行山上……』

開始是低聲的哼出聲來，後來掌握不住自己越唱越高，越唱越快。

陳 (前邊) 喂！喂！朱娃子，別大聲的喊叫好不好？
朱 幹啥？

王 (一直唱下去) 『山高林又密，兵強馬又壯。』

陳 還唱！還唱！(王也跟着停下了) 你們兩個人也不看看，人家有的在站崗警戒，有的出去偵查情況，有的在寫標語，就是你們兩個在這兒唱！唱！唱！

朱 (明知不對，只好挑皮的找詞敷衍) 看你那條標語也沒寫完，叫我們怎來描邊呀！我們這是抓緊時期練習唱歌哩！

陳 算丁！算丁！別說我胡說，你沒聽生活大隊長說，反掃蕩這會兒不許再大聲喊叫，有工夫時候寫寫標語，找羣衆作口頭宣傳，暫時把唱歌演劇那套放起來，過了反掃蕩有你的歌唱，也有你的戲演。

王 （依舊挑皮的）對！對！咱們趕快完成任務！小朱！來「描述」！（提起筆寫）

朱 （看了看度寫的標語）分隊長！你怎麼又寫這樣標語？！

王 又是朝鮮文的！

陳 怎麼？寫朝鮮文的標語不好！大隊長囑咐過，多寫朝鮮文和日文的標語。特別是日本鬼子隊伍可能到的地方更要多寫。

朱 寫是應該寫！就是這種標語沒法描述。

陳 （笑了）那你們兩個休息一會吧！別再喊叫就行。

王 保證不叫了。

朱 陳分隊長！這條朝鮮文標語是啥？

陳 你問我呀！我也不知道，我這是照着標語底子筆劃寫，意思是「朝鮮兄弟，掉轉槍

口，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。」

王 對！寫這樣標語作用可大哩！鬼子隊伍裏邊有不少朝鮮弟兄哩！

陳 你忘了，咱們那同在潭音（太行山地名）見的朝鮮義勇隊，不是有好多是從鬼子隊伍裏跑出來的？！

朱 嗯！好多是從東北、朝鮮來的哩！（向小王）小王！那次朝鮮義勇隊演戲你看了沒有？

王 （很感興趣）看啦！演的可好哩！小朱子，你還沒見人家「朝鮮的女兒」那幕劇，那麼多佈景，全是他們自己上山鋸樹，鋸成木條用廢紙糊起來，刷上色，搞的滿漂亮。

朱 我怎麼不知道，那回演出我還幫助他們舞台工作哩！小王！我告訴你，人家朝鮮義勇隊不管男都木，女都木，大人小孩，都有槍，咱們呀……

王 可不是，人家打仗就是武工隊，演戲就成了文工團，可咱們就是……

陳 （向小王提建議）唔！你們這兩小鬼又在背後犯自由主義，說怪話。

朱 咦！這怎麼是怪話哩！人家朝鮮義勇隊就是人人都有槍麼！

王 分隊長，爲啥咱們宣傳隊不發槍呀？

陳 誰說沒發！老劉他們上山站哨沒拿槍，老李去偵查沒拿槍？

王 那……（急了）那你們大個子有槍，我們……

陳 你們小鬼要槍也不會打。

朱 （不服的）誰說不會打，你發給我一桿槍試試，我保險打的『咣啷』『咣啷』的叫。

陳 那也不行，有槍還留着打敵人哩，光叫你試試能打響，可打仗還要能衝鋒，拚刺刀

……

王 怎麼人家朝鮮義勇隊女同志也有槍。

陳 哎呀！你這小傢伙思想就成問題，你怎麼那麼看不起女同志？人家朝鮮義勇隊的女同志打仗還不是一樣挺棒。在咱們冀西地區，朝鮮義勇隊同志，由他們金隊長領導當武工隊，打仗不是打的挺出名，那個老百姓不知道？

王 那可爲什麼不把咱們文工團變成武工隊呢？

陳 噫！這是看環境需要不需要哇！咱們這兒有根據地，有主力兵團，需要有人專作文藝宣傳工作，而在朝鮮，他們整個國家被日本鬼子佔領了。只有拿槍跟日本鬼子打游擊。所以他們從戰鬥中已鍛鍊出來，每個同志都能拿槍作戰。

朱 那咱們就不能這樣？

陳 爲什麼不能呢？咱們宣傳隊不也一樣跟敵人反掃蕩作戰、偵查。

王 那我也去參加作戰去。

陳 這是分工麼！打日本是人人都參加，都有責任的，誰能拿起什麼武器就拿什麼武器，你們歲數小，能用唱歌、演戲、宣傳羣衆，這也是重要工作。戰鬥部隊，主力兵團，他們就用槍桿子打敵人，你不記得關家塢戰鬥啦！咱們五旅六旅不是消滅了上千鬼子。這次反掃蕩他們不是又上外線作戰去了。

王 這我倒知道！可就是……

朱 （自我安慰的）小王！等兩年咱們也當文工團兼武工隊。

王 （自語）等幾年日本鬼子打敗了，咱們還不是當不成武工隊，還是唱歌。

陳 那不也很好，也是革命工作麼！

王 對！那咱們就好好的幹文工團、宣傳隊啊！

朱 （也知道沒辦法再奪取龍拿槍）誰叫咱這數小長的矮，大個子能當文工團、武工隊，咱就只能當個文工團。

王 （不自覺的又唱了起來）

「……組成犬牙交錯的戰場，跟鬼子們，打一個『反掃蕩』！」

「反掃蕩」的尾聲剛剛落下，後面傳來了詢問的聲音。

聲 這又是誰在那兒唱歌呀？

（聲音是那樣嚴肅、親切，都知道是大隊長來了）小王小朱，作了個鬼臉在那裏呆住。）

陳 （小聲指着小王）怎麼樣！我不叫你唱，不叫你喊，偏唱，看把大隊長唱來了吧。

（宣傳隊生活大隊長慢慢走上前，多年艱苦鬥爭的生活及最近緊張的工作，使他面孔很消瘦，反倒襯出他目光炯炯有神，說話聲音常拖的較長，顯得非常親切。）

大 (看見小王、小朱在那裏不立着) 哈哈！我一聽聲音就知道是王克賢唱的，果不然是他！

王 (慌忙的) 小朱剛才也唱啦！

大 (笑了) 怎麼？剛才你們倆都唱了，真是挑皮不聽話！小王！小朱！我不是跟你們說了好幾回啦！反動黨我們能作戰的是用思想，用槍桿子反。你們小鬼只要求吃好飯，睡好覺，走好路，在可能條件下作作羣衆宣傳工作，寫寫標語，怎麼你又用嘴吧唱着反哩！是不是都忘了。

朱 (不敵高聲) 沒有忘！

大 (反問) 沒有忘？那麼又唱起來了，今天晚上可能要行動的遠一點，我們要跳出敵人的合擊圈，這會你不好好休息看晚上怎麼辦？

王 可是大白天睡覺也睡不着。

大 睡不着，躺着呆着也好，再說你白天休息不好，晚上走路又要打瞌睡，不是掉隊就是一個餛頭摔的山溝裏去。

王 我夜行軍就沒掉過隊……

大 沒掉隊也不行，你不休息別人也得休息呀！非強迫休息不可，像你們這宣傳隊小鬼一個人嘴上得貼塊橡皮膏，不准說話，不准唱。

陳 （在一邊指上話）腿也得綁起來，不然光跑、光跳。

大 腿綁起來不能走道了，嘴封起來沒人跟他說話就行，年青人沒有嘴就老實囉！要不，吵的別人也不能休息。

陳 老實囉！剛才還問我爲啥咱們宣傳隊一人不發一根槍。

王 大隊長！一人發一根槍還不好，咱們又能當文工團，又能當武工隊。

大 現在咱們這還不就是又是文工團又是武工隊，沒有情況咱們宣傳宣傳羣衆也還要放哨警戒、偵查，有了情況還不是一樣打打仗。這次咱們宣傳隊單獨反捕蕩還不就是武裝宣傳隊。

朱 （不敢大聲提出）可我們就沒槍，還說武裝宣傳隊哩！

大 武裝宣傳隊內部也有分工呀！有的是武裝任務，有的就偏重宣傳任務，也還有的要作飯，這次咱們就都是各班分開作飯，不然幾個炊事員黑夜走路，白天作飯時間

長了，就累的吃不消。

陳 大隊長！這次反掃蕩情況怎麼樣？

大 前天我不是講過了嗎！這次反掃蕩可能時間長一些。敵人是以前近五萬多兵力掃蕩我們這塊地區，想吞合擊我們總部機關，可是咱們分散突出了合圍圈。

陳 是不是咱們已經跳出合圍圈了呢？

大 以現在情況看來，我們還在合圍圈裏呢？所以同志們思想上一定要警惕不要以為跟過去反掃蕩一樣，敵人來了閃到一邊，攔腰、掏屁股的打他一傢伙，消滅敵人一部份就算結束了。這次敵人可能是重點掃蕩，反復清剿，看樣子我們還得跳的遠一點。

王 大隊長，咱們五旅、六旅是不是跳出來了。

大 早跳出外圍作戰去了，敵人他進咱根據地腹心裏掃蕩，他家裏那個窩就空了，咱們主力兵團兜的他屁股後面，一個漂亮仗一打，這裏面敵人就吃不住，趕緊就得往外撤，你們別看他來的時候氣勢兇兇，等屁股一挨打，馬上鬆了氣，往回撤的時候東

邊一截，兩邊一棒槌，叫他好回不去了。

陳大隊長！咱們是不是也能打一打。

大 看吧！有便宜仗爲什麼放過敵人去呢！本來我是在戰鬥部隊裏住慣了，見了敵人就眼紅，這次咱們師部分散反掃蕩時候，首長叫我帶你們宣傳隊我還有點想不通，可是爲了減輕指揮機關過分龐大，便於行動指揮作戰，我還是接受了這個任務，基本上咱們是個武裝宣傳隊，主要任務還不是打仗。

王 噫！我們聽說反掃蕩，大隊長來我們宣傳隊，我們大伙兒可高興哩！

大 高興什麼？

王 誰不知道大隊長是長征幹部，能够帶兵打仗，咱們宣傳隊也想……

大 也想叫我帶着打打仗！是不是！

王 （天真的）唔！

大 我倒真想帶上你們打一下，可是咱們武裝力量不強，眞要是槍再多一點呀！